

所谓白道黑道，政府许可的，就是白道；政府不许的，便是黑道。

——赌王霍芝庭

一个江湖大佬的赌业传奇

赌城往事

辛磊 祝春亭 ● 著

DU CHENG WANG SHI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I247.5/1692

:1

2009

赌城往事

DU CHENG WANG SHI

一个江湖大佬的赌业传奇

辛磊 祝春亭 ●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赌城往事.1, 一个江湖大佬的赌业传奇 / 辛磊, 祝春亭 著.
—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09.3
ISBN 978-7-80729-346-0

I. 赌… II. ①辛…②祝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39393号

书 名 赌城往事 1 一个江湖大佬的赌业传奇

著 者	辛磊 祝春亭
版式设计	御都文博
责任编辑	李涛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6开
印 张	16
字 数	250千字
版 次	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9-346-0
定 价	28.00元

(凡印装错误, 可向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82013152)

序 言

大上海有杜月笙，粤港澳有霍芝庭。都是江湖大佬，杜月笙的名气大，霍芝庭的财势大。

霍芝庭是偏门行业的大王，他集烟赌巨头于一身，其中以经营赌业时间最长、获利最巨、名声最盛。

烟赌娼，旧中国的三大痼疾。广东因其独特的政治形势、经济状况、人文环境，烟赌娼尤甚。

民国时期的广东，以官准公赌而迥异于他省的赌博。广东赌馆遍地、赌民疯狂、官府坐收渔利、赌商日进万金。

在广东的公赌时代，霍芝庭长期垄断了全省的山铺票赌博，亦是番摊赌博的最大承商。在一般岁月，霍芝庭缴纳的赌饷占全省的一半；鼎盛时期，占全省赌饷的七成。

他是典型的倚钱财结交权贵，恃权开赌，进而牟取更多钱财之官商。他几乎与广东所有得势的军阀都有交往：龙济光、龙觐光、陆荣廷、陈炯明、莫荣新、陈炯明、杨希闵、刘震寰、李济深、陈铭枢、陈济棠，其中与陈济棠关系最为密切，在陈济棠时期，霍芝庭一人垄断了全省的赌博和鸦片，他的儿子霍宝材还当上广东省银行副行长。

霍芝庭与上海滩的帮会巨头杜月笙交情甚密，他还通过杜月笙结识宋子文，与“国舅”合办香港广东银行。

霍芝庭还与“南天王”陈济棠的宠妾莫秀英越打越火热。莫秀英艳压群芳、长袖善舞，与霍芝庭在深圳大赌场打擂台，双双名震省港澳。

霍芝庭与其他赌商争权夺利，他们大斗法、大比拼，尔虞我诈、你死我活。这之中引发的故事，皆惊心动魄、扣人心弦、异彩纷呈。

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霍芝庭总是技高一筹、财粗一等、稳操胜券、无往不利，赌王之宝座稳如泰山。

三教九流皆为友。精明的霍芝庭不仅仅限于攀结上层，与帮会势力亦多有交往。这之中，有后来成为北伐军军长、广州市市长的绿林好汉李福林；

有投靠霍芝庭开赌，后来成为澳门赌王的江湖枭雄傅老榕。

霍芝庭拥有葡萄牙国籍，澳门是他避灾躲难的安全岛，他对澳门的赌业颇有“建树”——暗中促成了澳葡当局结束赌档、赌馆泛滥成灾的混乱局面，实施官牌管理。霍芝庭鼎助澳门名士卢廉若，一举搞掂澳门有史以来第一个赌场官牌。

霍芝庭富可敌国，鼎盛时期，他每年盈利达二千万银元，论币值，相当于今日的十多亿元。

霍芝庭到上海回访杜月笙。上海滩帮会三巨头唯杜最显，霍芝庭与杜既联谊携手，又暗中较劲——霍芝庭的资产，大可在杜月笙面前称雄言巨。

霍芝庭是广东的首富，他每年缴纳的烟捐赌饷，鼎盛时约占全省财政税收的四分之一。他在香港的外国银行拥有巨额存款；他大兴土木、修造别墅、广设银号；他购置的土地延绵数十里。他的资产巨大且隐蔽，没有一个亲信算得清他有多少房地产。

代表省财政的广东省银行，并没有霍芝庭的资产多。他数次鼎助省银行度过挤兑风潮、金融动荡。霍芝庭妻妾成群，共有六个老婆，他住在广州西园的豪华大宅，深居简出，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。

霍芝庭1937年死于香港寓所。他的死，标志着广东公赌时代的结束，这以后至广东解放，广东省政府再也没有开设过公赌。

广东的赌王称霸史，到霍芝庭离世，已划上一个巨大的句号！

目 录

第一章 首开公赌 南粤大地起狂潮.....001

1861年（咸丰十一年），广东首开公赌，掀起了南粤的赌博狂潮。晚清的广东成了全国的赌博中心，不仅参与者众，且赌式繁多。“创造发明”层出不穷，围姓、番摊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……此长彼消，各领风骚。赌博，最大的赢家是大赌商，于是便有“文有刘学洵，武有李世桂”之说。

第二章 心野顽劣 少年裘仔多磨难.....015

霍芝庭1877年（光绪三年）生于广东南海县，乳名裘，人称裘仔。裘仔心野不安分，热衷于斗蟀，他缺乏赌博天赋，却懂得如何从中赢钱。小小年纪，独自闯荡香港，几经磨难，仍是个可怜兮兮的小工。他本身是个需人救助的对象，却在慈善募捐会上慷慨解囊，攀结上高不可攀的贵人。

第三章 第一桶金 高佬裘锅中乾坤.....025

父亲叫霍芝庭去广州做厨师，人们却看到霍厨师整天在街上担水。霍芝庭成家后自立门户，在里水墟开铁铺兼收破烂铜铁，据说他收到十八个金罗汉。父亲死后，霍芝庭克绍箕裘，做上锅铺老板，他笃信“锅中乾坤”，一时风生水起。他再遇贵人，贩卖军火，大发横财。

第四章 龙督开赌 天有眼攀龙附势.....037

1914年，广东都督龙济光与广东巡按使李国筠招商承餉山票、铺票，首开民国公赌，霍芝庭却游离赌界之外。老天有眼，龙督的胞弟龙觀光在福利锅铺躲雨，霍芝庭由此攀上新枝，承接了大批军服生意。当

他知悉賭業利潤豐厚，一舉搞掂佛山、江門兩鎮的鋪票經辦權。

第五章 初試鋒芒 外行佬一鳴驚人.....048

霍芝庭與植梓卿分別承辦江門、佛山鋪票分廠。蘇大濶知後，斷言霍芝庭這個外行佬經營不好賭業。霍芝庭確實不知一百二十字義會是哪一百二十字，但他卻懂得如何利用他與龍系的特殊關係贏錢，他越界侵權，把江門票撒遍廣州，初試啼聲、一鳴驚人。廣州總廠老板麥竹寰聞之色變！

第六章 畏罪潛逃 洋國籍化險為夷.....061

廣西軍閥陸榮廷起兵反對龍濟光，1916年10月，濟軍敗退瓊崖。桂系軍閥不僅允許續辦招商開賭，軍官們還直接開賭，並暗殺了抨擊賭博的著名報人李匯泉。在這種大氣候下，霍芝庭雖然失去龍氏昆仲的靠山，仍可坐享賭利。忽一日，粵督莫榮新下令通緝要犯霍芝庭……

第七章 絕處逢生 開番攤娼盛賭旺.....074

莫榮新欲抓霍芝庭落案，霍芝庭凭借洋國籍，在師爺的幫助下，反而與督軍攀上關係。莫榮新欲重新劃分賭業利益，霍芝庭一舉投得東堤的番攤經營權，一連開設了榮生、明生、廣恒、廣益四大番攤公司。東堤是廣州著名的紅燈區，娼妓史悠久，娼盛賭旺，大豪客在東堤一擲千金。

第八章 拒賭狂賭 輸贏進退穩行舟.....085

霍芝庭一舉成為廣州最大的番攤商，但好景不長，“禁賭包公”陳炯明成為廣東的新霸王。賭王霍芝庭豈敢與陳將軍抗衡？不過陳炯明還算高抬貴手，下令最期限期取締全省一切賭博，廣州掀起狂賭潮，霍氏的賭館荷官一律佩戴“拒賭會”襟章上崗。霍芝庭偏做出頭鳥，不怕得罪陳炯明！

第九章 賭埠澳門 賭商雲集難營生.....098

陳炯明軍法禁賭，霍芝庭逃到賭埠澳門，發現賭商雲集、賭館遍地，

难以分一杯羹。霍芝庭在澳门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当地赫赫大名的商界泰斗卢九。霍芝庭后又辗转香港，与银行界人士多有交往。回广东开赌是无望了，不料风云突变，陈炯明反对起孙中山来，炮轰总统府！

第十章 死灰复燃 广州城厢掀赌潮.....107

陈炯明被逐粤东，滇军桂军讨陈入粤，赌博死灰复燃，再掀狂潮。霍芝庭卷土重来，大开番摊，还把山铺票撒遍广州城厢，再次成为广东赌坛霸主。霍芝庭重振雄风，与他的劳军活动大有关系。劳军团中，有一位美貌多情的劳军小姐，“英勇献身”，跟滇军营长上了床……

第十一章 滇军禁赌 棍打赌棍千古奇.....119

广州杂赌泛滥，影响番摊赌的生意，番摊赌商多次请求广东军政当局禁止杂赌，滇军司令杨希闵说“让他们狗咬狗”。突然一天，杨希闵派手下一营长前去禁杂赌，带兵闯进赌馆，见到赌棍便揪住棍打。桂军禁赌，亦绝不“逊色”，开枪驱赶杂赌馆里的赌客，满街人狂奔乱跑。

第十二章 展堂禁赌 禁来禁去还是赌.....130

杨希闵、刘震寰发动滇桂军叛乱，最终落下逃亡香港的下场。代行大元帥兼广东省长胡汉民（号展堂）宣布广州禁赌，所禁区域，只限广州市区；所禁赌种，只限寥寥数种。人们说“展堂禁赌，禁来禁去还是赌”。有赌就有霍芝庭的生存空间，他的赌业江山横跨珠江两岸。

第十三章 徘徊跌宕 不倒翁摇摆不定.....142

上世纪20年代后几年，霍芝庭的事业徘徊不前。省河南岸的赌业纷争激烈，而山铺票的承餉年年递增，大捐商邹殿邦摆下架势，欲与霍芝庭较个高低胜负。霍芝庭虽保住牌照，却利薄如纸。广东政局动荡不安，粤将张发奎下令搜索霍府，拿不法奸商霍芝庭开刀。霍芝庭逃过劫数、去意彷徨。

第十四章 澳门开赌 老友反目自扬镳.....153

1930年，霍芝庭支持卢九、范洁朋、何士组成豪兴公司，豪兴投得

澳门赌场的专利权。初时豪兴风生水起，众人齐心协力。不久，霍芝庭与卢九有隙，卢九自以为是澳门名士，不把霍芝庭放眼里，处处提防排挤霍芝庭。霍芝庭疏离澳门，不与卢九争锋，他为何这般豁达？

第十五章 时来运转 南天王一手遮天.....164

粤籍新军阀陈济棠自1927年起介入广东派系之争，进而独揽广东军政大权，实行半独立统治，故有“南天王”之称。广东政局相对稳定，陈济棠对广东的建设颇有建树。庞大的财政开支，很大程度上依赖烟赌饷，霍芝庭深得“南天王”的宠幸，进入一生事业的辉煌期！

第十六章 总承烟饷 合益公司均受益.....174

霍芝庭长期参与鸦片走私，他真正获得公烟官商的合法身份，是陈济棠全面掌握广东军政大权之时。霍芝庭控制了省禁烟局，专设运烟处，组织缉烟队，购置运烟的武装商船，成为广东最大的合法烟梟。他的烟土公司叫合益，合益获利甚巨，军方、省库、莫秀英、陈维周等均在合益受益。

第十七章 赴沪言赌 杜月笙甘拜下风.....185

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鸦片来源之一是广东，他与广东烟赌大王霍芝庭是好友。霍芝庭女儿出嫁，杜月笙特意赶来祝贺；1934年，霍芝庭也亲赴上海祝寿。上海赌场的装修设施豪华至极，西洋赌式更是广州望尘莫及。霍芝庭与杜月笙论赌，一番宏论，令杜月笙自叹弗如。

第十八章 独霸赌业 裕泰银牌耀夜天.....194

在“南天王”陈济棠手中，霍芝庭的山铺票一直未易手他人，并且广州的番摊只有霍芝庭裕泰一家！省河南岸，裕泰的灯管招牌映耀夜空，赌客如蚁涌向省河南岸。霍芝庭承饷占全省赌饷的七成，年获利一千多万！“南天王”宠妾不让须眉，自己开了一家大型俱乐部，名曰文武赌场。

第十九章 深圳开赌 赌王皇后大对决.....204

1934年起，霍芝庭与傅老榕、梁致广等人在深圳开办大赌场、大酒店、大餐馆，招徕香港赌客来深圳赌博。不久“南天王”之“皇后”莫秀英与陈维周卷土而来，开办大饭店赌场。赌王与皇后摆下激烈竞争的架势，一贯巴结权贵的霍芝庭却没有谦让退缩。他哪根神经出了毛病？

第二十章 泰极否来 南天王败逃香港.....213

霍芝庭与莫秀英在深圳展开激烈竞争，双方越斗越强，越斗越旺。霍芝庭在陈济棠手中获利最巨，勾结最深，可谓唇亡齿寒。1936年，陈济棠反蒋失败，举家逃往香港，霍芝庭也逃往香港。广东由中央蒋系统治，蒋介石在广东发起禁赌，霍芝庭的赌业江山全面崩溃。

第二十一章 伺机再起 卷土尘落身先死.....223

陈济棠倒台，霍芝庭辞别妻妾儿女，惶惶然逃港避难。然而，经历过惊涛骇浪的霍芝庭不会就此罢休，他多管齐下，一方面攀结上广东军界新贵余汉谋；一方面通过杜月笙结识宋子文；还留有一手，与傅老榕走澳门总督的内线。霍芝庭重振雄风指日可待，却大限已到，猝然身亡。

第二十二章 盖棺定论 南粤赌坛第一人.....233

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民国时期广东独特的政治、经济、人文因素，造成广东公赌泛滥。那么为什么广东的赌商成千上万，唯有霍芝庭独领风骚？这不得不“折服”霍芝庭超人出众的经营术，他“无愧”广东赌王、赌霸之称号。他死后，广东及至澳门的赌业将是怎样的情景？

附录：广东赌博史大事记（1861-1949）.....243

第一章

首开公赌 南粤大地起狂潮

1861年（咸丰十一年），广东首开公赌，掀起了南粤的赌博狂潮。晚清的广东成了全国的赌博中心，不仅参与者众，且赌式繁多。“创造发明”层出不穷，围姓、番摊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……此长彼消，各领风骚。赌博，最大的赢家是大赌商。

霍芝庭生于1877年（光绪三年）广东南海县。晚清到民国，广东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赌博中心。赌博的最大赢家，自然是赌商。广东赌坛，晚清时有“文有刘学洵，武有李世桂”之说；民国时，“清有李世桂，今有霍芝庭”的传说甚嚣尘上。

刘学洵、李世桂等赌坛巨富，是晚清官场腐败、省情奇特、世风浮躁的产物。没有晚清的公赌风气，没有大大小小的刘学洵、李世桂之流奠定的“良好”基础，民国时的民间商人霍芝庭便无用武之地，当然不会有堪称赌王的霍芝庭了。

因此，很有必要对晚清时的广东赌博，作一番浏览式的介绍。

首开公赌

晚清时的广东，最早纳入公赌的赌种是围姓。

何为围姓？围姓是科举的别称。在封建社会，科举是学子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径，在世人的眼里，该是何等的神圣。

明清时代的科举分级别举行，省考（乡试）在秋天，故叫“秋闱”，中榜者为举人；京城会试在春天，叫做“春闱”，及第者为贡士；殿试在会试同一年举行，及第者统称进士。科举分文武科，另还有学政的岁考、科考。科举时代的试院称闾院。闾院用土木构成围栏围墙，考生坐在“围”中面壁答卷；所谓“姓”，特指参与科考的学子及中榜者之“姓”。

“围姓”即是一种利用考生姓氏而进行的博戏。

相传围姓起源于清中广东山紫村机房中人的斗彩，文人们先将参加科

A

小资料：博戏小览（弈棋、象棋）

弈，即是围棋，后来泛指下棋。围棋春秋战国已很流行，一些诸侯国出现国棋手。《孟子·告子》中讲述了一个叫弈秋的国棋手，教诲弟子学弈。弈棋是一种高尚娱乐，但也可与赌结缘。三国韦曜《博奕论》就曾谈到博弈者，“至或赌及衣物”。宋元时，围棋赌已比较普遍。《山堂肆考》载：文人杨亿与西厅参事侍郎弈棋，输掉纸、笔、砚三物。《夷坚志》载：范端智棋术出众，常到杨太傅后堂与诸小姬善弈者赌物，然卒所约，不过数千钱之值。杨太傅有意成全范端智，便说：

“闻君家苦贫，小小收获，无济于事，吾欲捐金三千缗（缗即千铜钱）用明日为某妾一局之资，君若取胜，立可小康。”古代这种直接以钱作为弈棋赌资的情况极少，而杨太傅，似乎也出于“接济”之心。可见围棋高雅，金钱“羞于”直接结缘。围棋的参与者大都是士大夫，赌资多为文房四宝、字幅扇画等，或者输方吟歌赋诗，如宋初徐铉与刘奂对弈，徐铉输后作有《赌棋赋诗输刘奂》一诗。千余年来，弈棋这种智力竞技娱乐，正宗的地位始终不倒。从西汉起，皇宫就推行棋待诏制，设有专门陪伴皇帝弈棋的国手。自宋代起，国棋手除围棋外，还增设象棋手。

象棋相传为汉初韩信发明，棋局为楚汉相争，为两人对弈。唐宋时有多种戏法，如司马光制的“七国象戏”采用围棋棋盘，棋子共一百二十枚，模拟战国时的战局，周居中，七国为秦、韩、楚、魏、齐、燕、赵，七人对弈。这象戏主要用于宴会，输者罚酒。古代的法律，赌酒不属于“赌博罪”。七国象戏太深奥，未得到广泛流传。北宋末年最流行的是经改进的楚汉象戏，与现代中国的象棋基本相同。象戏与赌博挂钩，也是起于这个时期，但参与者仍以上层人士为主。



考者的姓氏搜集起来，剔除大姓，猜圈能中榜者，待揭榜后核对猜圈的准确性，输者出酒钱。初时的围姓只是文人间的娱乐，其后，慢慢滑向赌博，流传于民间。围姓具有大众化的特点，不似赌桌上的聚赌，通常只能数人对赌；而围姓赌，参与者可以成千上万乃至无限，于是民间的赌商便以围姓聚众开赌，获利甚丰，参与者再也不限于文人了。

1861年（咸丰十一年），广东贡院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焚毁，官府无力修复，而省级科考又必须在贡院如期举行。去过澳门的绅士提议，不妨仿照澳门的做法，采取围姓筹资用于修院经费。这一无奈之策得到众人附和，于是一批著名的绅士请求官厅，官厅在两广总督劳崇光、广东巡抚耆龄的肯许下，同意他们以围姓博弈两年，收入用于修复贡院。两年后，围姓停办。贡院落成（院址即今日的广东省博物馆），总督劳崇光还出席大典。

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例官府批准的赌博活动，与大清律例的赌禁背道而驰。清政府与历代王朝一样，严令禁赌，犯者或斩首、或笞杖、或囚禁、或徙流；若是官员，革职、抄斩、枷号、鞭挞。历代虽有聚众赌博的赌商，但都是违法暗行，不敢公开聚赌，更没有官府公然开赌。

这次围姓赌博竟太平无事，虽然广东官府声明只办两年，下不为例，但官僚们无不从官方开赌中看到一条筹饷的财路。此后数十年间，围姓或开或禁，一则看地方财政之状况，二则看总督和巡抚的胆识。官府开赌，自然不限于围姓一种，凡大众化、商业化的赌式都有可能得到官府的钟爱。

官督商办，赌商承饷，赌饷从此与广东财政结下不解之缘。

围姓的具体赌法是票局立规，剔除张、李、王、陈等大姓，这些大姓考生多，中榜的也多。围姓只限于在票局规定的小姓中猜圈，在乡试、会试、岁考、科考之前，票局把参加考试的小姓公布，参赌者从中圈画二十个姓为一票，票价一般一元，票局收票后发给参赌者一张号码凭据，作为揭榜后中彩领取彩金之用。票局以圈姓命中率高低决定是否中彩及彩金级别，彩金分头彩、二彩、三彩，一千票为一簿，即票资一千元。票局拿出六百元派彩，二百元充饷，另二百元作为票局的毛利。头彩最高可定三百元，就是说若买一票高中，就能获得三百倍的回报，怎不令赌徒朝思暮想、趋之若鹜？其实参与者想中彩，何其难！票商虽然每局所获不及幸运赌徒，却是赚“梗”（定），每簿都有百元以上的纯利。

围姓赌博，最初只有乡试一种，为了扩大聚赌机会，渐扩大至其他官方考试，最后连县、府两级的小试也纳入围姓赌。

围姓牟利之巨，唯鸦片贩卖能与其比肩。但鸦片生意风险颇大，围姓则是官府恩准的“公益”事业，风险无虞。显然，要想获得承办权，须与官府关系密切。围姓还不比一般的赌种，非地方上的儒商方能承办，否则，一般的赌商连围姓的“姓”也搞不到，遑论开办围姓赌了。历任承办围姓的儒商之中，刘学洵名气最盛。

刘学洵为广东香山人，字慎初，粤省著名大儒，曾授翰林院翰林，任候补道台。刘学洵虽是会试三甲，却在仕途很不得志，于是回粤转为经商。围姓公赌及私赌，皆需主考的学政大人关照，刘学洵是翰林出身，与广东贡院的典试官们交谊颇深，刘学洵深知经营围姓之赢利。他做过一阵子茶商，便改做民间赌商，充分利用他与贡院的密切关系，先后在广州、澳门开设围姓赌馆。

1884年（光绪十年），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，时值中法战争爆发，军饷激增，张之洞力排众议，复开围姓公赌，将围姓承包给富有围姓经营经验的私赌儒商刘学洵。在李翰章（李鸿章兄）、李鸿章督粤期间，刘学洵再次荣获围姓公赌承办权。其中，在李鸿章手中，刘学洵的围姓公司年承饷达二百万之巨。按照围姓总投注额的分配比例，两成充饷，两成为票局毛利，那么刘学洵的围姓公司的年收入肯定在二百万元以上。因为年饷是签约时协定的，实际上总投注额会超过预计的总额。那时，一艘千余吨的新造战舰价值十多万元，刘学洵围姓公司盈利状况，可见一斑。

刘学洵在广州城西第八甫设有“富贵”、“京华”两票厂。在西关荔湾建有刘园一座，大屋精舍，皆有画廊相连；假山荷池，绿荫花香，堪与当时著名的海山仙馆媲美。刘氏一家穷奢极侈，连满清贵族也汗颜。话说张之洞虽力主将围姓承包给刘学洵，但他发现，刘学洵票厂的收益情况远远超出协议时的估算，年饷不可更改，便欲令刘学洵另做捐款。刘学洵叫穷，张之洞一怒之下，以查抄现银之由没收了刘学洵的刘园。刘学洵带一妻八妾逃往杭州，他早有准备，先前就在杭州建有刘园一座，气魄不亚于广州的刘园。张之洞卸任离粤，刘学洵卷土重来，东山再起。

刘学洵财大势大，加之他走的是先官后商之路，声望及权势不是一般民间商人所能比拟。《中华赌博史》说刘学洵：“借金钱的魔力，（刘学洵）一手支配广东政府的支出和试官私囊的收入；加之刘一意交结权要，势倾一时，其金钱势力更足以左右士子（考生）之成败、官吏之进退；典试官如主考、监临、提调等，都要仰他的鼻息。”

“发明创造”

围姓为中华赌博史上最早的，属于宽泛意义的彩票博戏。它的最大“贡献”是为官府开辟了一条应急的财路。诚然，官府和赌界，都不会满足于这一种公赌博戏。在此，广东赌界人士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，“发明创造”层出不穷；而官府大人“慧眼识珠”，及时将民间的流行新赌式，纳入公赌轨道。

继围姓之后，纳入公赌的赌种有番摊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。其中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等，纯粹为广东赌商发明。

山票

山票及后面介绍的铺票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彩票，严格地讲是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彩票。在中国赌博史的长河之中，彩票发育最晚——清朝时才在广东赫然问世。山票呱呱落地便在广东赌坛中唱主角，肩负起力挽围姓取消、赌饷空虚的“大任”。它几乎没有经历过偷鸡摸狗、违例私开的痛苦期，立即就被督署衙门看好，披上合法外衣，堂堂正正聚众招赌。山票铺票的发明，不能不佩服广东赌商的精明。当然，广东的赌商不是凭空发明，前面介绍的围姓赌博，就带有彩票意味，又不是真正的彩票。围姓可以猜测，尤其是地方的乡试，与典试官有联系的人士可以探听有关机密。如参考的学子“有才发财”，中榜机会极大，圈画必中；若“有才无财”，考生试卷令考官大人满意，中榜希望较大；若“无才有财”，可以重礼贿赂考官，入榜不会太难；若“一财（才）”都没有，名落孙山则成定数，若圈画此姓便增添了一分败数。胜数多者，必然是与典试官有关系的人士，围姓票商也必然会与典试官搞好关系，对中榜者有个底，然后就叫亲戚朋友买票圈画中榜率高的姓。

票局连中彩的机会，也不轻易让给蒙在鼓中的票友。

纯粹含义的彩票不可猜圈，但围姓这种准彩票具有广泛的参与性，又不能不引起赌界人士煞费心机。

广东与澳门的赌博，从来就是互通有无。澳门就曾有过彩票品种，由洋商经营，是现代意义的号码彩票。由于洋商不擅沟通中国赌徒心理，中国赌徒除博钱外，还喜欢以博寻欢求娱。单调的号码彩票无法引起中国赌徒的浮想；死板的开彩方式更无法营造乱哄哄的热闹场面；另外洋号码大多数人看

不懂，人们习惯繁体字数字，排斥简单的阿拉伯数字（如1、2、3、4），这就注定了洋彩票在澳门成不了气候。

但洋彩票给广东的赌界人士启迪，这种博彩绝对公正公平，中彩完全是凭运气。过去围姓赌博曾发现舞弊事件，致使不少赌客退避三舍。

于是就有了山票、铺票这类富有中国特色的彩票。

山票是以汉字取代号码（实际上也有号码，但开彩不根据号码，而是做领彩的票根），从《幼学千字文》中选出一百二十个字，从“天地玄黄”到“遐迩一体”（中间删去“吊民伐罪”这4个不吉利的字）。投买者任意在一百二十个字中选出十五字为一票，票值即是投买者下的赌注。投买者留下票根，若中彩可凭证领彩。彩金分一彩、二彩、三彩，投买总额的65%派做彩金。山票每月开三次，全年开三十六次。有的票厂每一千票为一组开彩，这样每一次开彩分若干回，一年就有数百至上千回。

开彩采用摇珠法，又叫球卜法。须备两套珠（或球），一套是分别刻有字的无色大木珠，共一百二十个字珠；另一套无字有色，其中白珠九十个，红珠三十个。开彩在一个台子上，台子两侧分别放有橄榄形的大圆筒。届时票厂人士、公证人到场，参赌者及局外人可任意参观。荷官把无色的字珠放入左边的圆筒，把红白两色的珠放入右边的圆筒。插上关闸用力摇搅，把字珠和红白珠搅混。然后，拔开关闸，每摇一次，左边滚出字珠，右边滚出色珠。若左边滚出个“光”字，左边荷官便高唱：“珠称夜光的‘光’字啊！”右边的荷官，若滚出的是红珠，就应一声“中”；若是白珠，就唱“吉”（粤语中“吉”字作“空”字解）。所有出的有效字珠，全悬挂在竹篙上，越往后，气氛越紧张，参赌者计算自己圈划的字，或高声喝彩，或垂头丧气。全部出完，便有三十个与红珠对应的有效字，票友留在票厂的正票，以中字多少来决定是否中彩及中彩等级。

这种开彩法无欺诈，气氛热烈，大受赌徒欢迎。

铺票

与山票相比，铺票的慈善色彩更浓。

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乡镇地势低洼，一遇涨水便发涝灾，“桑基围”（桑基是广东特有的经济作物田塘，围指堤堰）常发生崩溃。修复加固堤堰的费用不可能倚赖向农民加征水利税，常用的办法，是要财主商家认捐。这种摊派式的捐款，令许多富家怨声载道。

光绪年间，南海、番禺、顺德、香山的地方绅士，为筹水利款，改原有的摊派为“捐借”，即向商家捐借后由地方负责偿还，但还本不付息。这种做法深受商家的拥护，也算得为地方水利建设做了一桩善事。地方为还“捐本”，只有借助于铺票这种彩票。

具体做法是以当地的商铺号为单位，向各商号捐借银款（假设为）十两银，须一百二十家商铺认捐，共计一千二百两银水利基金。所认捐之商铺，均有商号刊于票底，如祥发、鸿业、裕民、广信等等，这种彩票就叫铺票。

一百二十个商号全部以盖印章的方式印在每一条票上，投买者圈画十个商号为一票，每票票值通常为一两，一千票为一簿，每一簿收银一千两，即可开彩（也有满一千二百两银为一簿）。开彩开出二十个有效商号，以确定是否中彩及彩金等级。彩金分三等，一千两总票资中的六百两派彩，归中彩者分得；一百两用于偿还商铺捐资，以认捐先后偿还；还有一百两作为铺票“义会”的办事经费及纸张印刷成本；最后剩的二百两就是铺票的宗旨——派做修筑堤堰沟渠的专款。若商铺共捐借一千二百两银，每次还一百两，就需开彩十二次，最终筹得的水利经费则高达二千四百两银。

开彩采用摇珠法或卜杯法。卜杯又叫抛杯，分阴阳两种杯，也是一种公开公平的开彩法，但较摇珠更具迷信色彩，卜杯在神庙举行，抛杯前还要祭祀神仙菩萨。

铺票义款并不限于“桑基围”，修路架桥、兴学赈灾等都可采取铺票形式。光绪末年，李鸿章招商承办番摊的同时，也把铺票与“海防经费”挂钩。那时期，合法赌馆均悬挂“海防经费”的灯笼，“海防经费”成了赌馆的代名词。

铺票义会，商家须承担一定的风险。有的地方，最后铺票无法推销出去，商家要如愿收回捐本就成问题。因此，在这些地方，取消以捐借先后偿还捐本，而是每次开彩后，平均偿还所有捐借商号的部分捐款。铺票义会，仍会受到社会人士的谴责，仍有被禁之虞，一旦禁止，商家的“捐款”就成了真正的捐款，不能偿还。

在铺票义会后期，所圈画的字不再是商号（但票底仍印有商号），而是请绅士作一首似诗非诗的颂章，五言一句，如“商号辉百粤”、“多财景通妙”、“福禄寿连增”、“万载沛余香”等，全都是颂扬商人功德、恭喜发财之句。全文共一百二十字，以供投买者圈画。

中国自古重仕轻商，商家为富不仁，他们即使捐了钱，也是应该的，何